

清白之年

□张立新

老刘头搬出马扎,坐路边,瞅人来车往。

一块馍,一杯茶,几乎每天都一样。一定要先吃馍,干吃,吃完了才喝茶,浓茶。据说这种吃法对胃好,大半辈子了,老刘头信。其实冬天才好,馍在炉上烤了,焦黄,嘎巴脆。老刘头牙好,几乎每颗牙齿,都尽职尽责,不怠工,不误时。这又缘于他每日早起后,咋咋咋地,叩齿一百下,几十年未间断。

吃完馍,踱出门,坐上半晌。拎出一只暖瓶,满的。三三两两有人过来,拿罐头瓶或塑料杯倒水,嘿嘿笑着,问刘大爷好啊。老刘头叼着旱烟,烟雾缭绕。点点头,也不多话,直往对面看。跟前便蹲了人,随便唠。

靠着一杯水,老刘头结交了很多朋友。

马路对面是劳动力市场,是短工们等雇主的地方。短工们在墙内待不住,常溢出来,在街边呼啦啦站几堆。其实也是,

像摊上卖水果,摆在外面的,常被挑了去,搁里边或底层的,哪个肯要?于是,短工们像待售的水果,使劲往外挤。这不,遇着小车过来,缓缓停下,摇下窗。一堆人围上去,嚷着我去我去!车内有手指指着,像捣蒜,你!你!还有你!卸砖,麻利点!

这些短工,大多成了老刘头的朋友。平日没人注意短工,除了雇主,除了老刘头。老刘头起初是闲来无事,坐门前晒太阳,昏昏欲睡。有人在耳边,轻轻探了一句,大爷,能给一杯水喝吗?老刘头像被人从棉花堆里拽出来,只将眼睛睁开,眨了眨。噢。长出一口气,才看清眼前,一个留着小分头的年轻人,满脸堆笑,举着空玻璃杯。行啊,你等着。这年轻人肯定是打短工的,渴了。老刘头起身回屋,将暖瓶拎了出来,搁脚边。

其实我舅舅也是短工之一,从二十多岁起,就每天骑车进城,蹲在路边,等雇

主。中午凑合一个馍,或一碗炒面片,黄昏时骑回家。应该有二十多年了吧,几乎每天如此。以前短工少,最多见的是麦熟时节,麦客站了一溜,拎着镰刀、水壶。明眼人说,镰刀刀口锃亮的,它的主人定是收麦好手。这话是我姨父说的,我见过他雇的麦客,唰唰唰!刀起麦落,干脆利落。这样的麦客,即使多出几块钱,姨父也愿意请。而那些刀口灰黯,刀把还带毛刺的,多不顶用。枪都擦不亮,能是好战士吗。这也是姨父说的一句话,不但正确,且富有哲理。舅舅有些木讷,他喜欢干那些卸货、扛煤之类短平快的营生。好几回,我发现他蹲在老刘头跟前,听别人唠,嘿嘿笑,他应该也算老刘头的朋友之一。

秋慢慢深了,叶子黄了,红了,煞是好看。树下的短工们,衣服脏旧邋遢,脸色黝黑,胡子拉茬,似乎与周围不协调,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这些家伙,也不洗一下!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老刘头就笑了。衣着干净,面色白嫩,有谁还会叫你!何止这些家伙,连婆娘们,也如此,头巾,粗衣,不讲究,大大咧咧。婆娘这个词,在当地广泛使用,是中年妇女的俗称。以前从没见过女人当短工的,如今却多了起来。女人的工钱,大概抵男人的三分之二,一天也有近二百呢。老刘头的朋友们,应该没有女工。他固执地以为,女人就该在家,跑出来打工,算啥。女工们来倒水,老刘头不说什么。但要来唠嗑,他不应声,闭目养神。有婆娘私下说,这老刘头,是老封建啊还是瞧不起咱。

那个红帽子,孝顺,老娘九十了,瘫痪上。老刘头给很多短工起了绰号,好认。这个迷彩服,婆娘走得早,自个拉扯两个孩子上学。他,酒糟鼻,有俩钱就喝个烂酒,醉了爱唱秦腔,扶不起的泥。小分头,这小伙精干,惦着打短工,娶媳妇哩。这四个人,和老刘头最熟。还有秃顶、壮实,憨厚。至于舅舅,应该处于老刘头短工朋友的最外缘,点头,问好而已。

现在的人,懒多了。老刘头吁叹,以前家里买吨煤、搬几样家具这样的活,都是自己扛,哪有花钱叫人的,如今稍重一点的活,都叫短工。下雨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内有顶,可避雨。多数短工会进去,也有不少人,顶个雨披,在路边等,眼巴巴地。当然,还有三五个,像红帽子这几个,下雨天常要挤到老刘头家去。隔窗往街上瞧,有雇主模样的人过来,能看见,接活方便。

平日里,短工们很诚实,讲义气。刘大爷,你家这墙裂缝了,小狗满院跑,该砌个窝啊。小分头的眼睛,总是能瞅见活,三下五除二,老刘头的墙补了,狗有窝了。老刘头心里高兴,还经常从自己身边,给小分头琢磨媳妇,却总没有合适的人选。

以前老刘头话不多,老伴儿去世早,他和一儿一女都在外县工作。这里是他的老家,老院子以前租给别人,前两年退休了,非要回老家住。儿女们在外面惯了,不愿来。以前这边的老伙计,好多已经走到他前边了,想到这事,老刘头就摇头,直叹时间过得真他妈快。

说起来,我跟老刘头有数面之缘。他是我姨父的老友,我没事去找姨父,总能碰见他们两个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前几天,在我跟前,老刘头唠起他的这些短工朋友,兴致颇高。他说,朋友就是一杯水,清白,解渴。仔细想想,还真是。在我心目中,鳏居的老刘头已经看开了许多事,话多了,精神头足了,一天一天,日子过得踏踏实实,也无忧无虑。

张立新

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读者》《散文选刊》《中国校园文学》《青海湖》《中国自然资源报》等报刊。

童诗的“建构”与“解构”

□金培瑞

童诗的写作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成就,不管你是大人为诗,还是孩子为诗,最终所吟成的诗都要在灵魂上给人以启迪。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开拓孩子的思路与视野,使他们能够在自我的世界里轻松“解构”他面对的诗歌,并从中获取教益。为此,我探索过无数岁月,在儿童诗教中如何“建构”童诗,这是实现儿童诗启蒙的一把金钥匙。

我写儿童诗多年,可以追溯到我刚走上教育岗位那时候,也就是1983年。那时候的我天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我是全科教师,啥都得教,啥都得学,以致现在想起来我的才艺多半源于那个时候的历练。但我最热衷于教的是语文。包班教学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我可以连续三年对这群学生进行语言和作文训练。经我训练的学生,最差的也能写600多字(四年级),最好的写1000字打不住,总结不了尾,就像脱缰野马一样,脱了缰绳,没有了束缚了,会越跑越远的。那个时候也训练诗歌,写些《日历》《小白杨》什么的,能入诗的都将题目布置给学生自己去写。为此,我还办报《太阳花》,专门刊登学生们写的诗和作文。都是油印,很辛苦,有时为了购买纸张,要跑20里路到东光城里才能买到。苦中有甜,看到我的训练有了硕果,我和学生们心里甜蜜蜜。

儿童诗儿童写可能还更有趣些,儿童诗大人写就觉得老了,也难了。毕竟大人的思维开阔,也敏捷,虽说也从孩提时期过来,但要写出稚拙和天真来还真不是件容

易事。大人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世界,去想象孩子描写一事物时他要想些什么。

要实现一个角色互换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写现代诗写惯了的大人来说还真不适应。有人可能对此不屑,不管哪种类型的怀疑态度,你放下架子,写写看,你就懂得牛皮不是吹的了。大人的眼光和孩子的眼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孩子的目光所及之处是梦幻的居多,它跟现实比相差悬殊,只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之上。除却想象之外,就是面前这些现实的东西,中间这些思考基本不复存在。想象的可以海阔天空,现实的可能太过于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孩子的把控能力。所以写出来的诗,没有外力(修改者)的作用,称不上好作品。好作品需要打造,即使面批面改,也要顺从于孩子的思想,为他批注、修改这首诗,直至韵味溢出。

2013年初,我出版了一部写作指导用书《儿童诗修改68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师文学网、中国教育文学网全程支持。我在此书副题上显著标明:一部介于儿童写作和诗歌理论之间的书籍。这样的界定就为我这部书的写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初还真有10余名小学生来到我名下跟我学写作文,兼及儿童诗。“面批面改”是我的辅导方式,全面解读是我的授课模式。还好,经过悉心指导,这些孩子们的语文成绩在学校里比同期入学的孩子成绩要好得多。后来积累多了,如做笔记一样,我将原稿和修改稿左右并列,然后加以修改说明,指出哪个

词、哪个句子好,哪些是喧宾夺主没有用的,哪些应该详哪些应该略,哪些有诗意哪些干瘪无味,到底怎么改为好?这一系列问题摆在我和孩子们面前,你如何选择?尤其面批面改这种形式,你不能犹豫,只能随机应变,回答和修正嘎嘣脆,这样才能服人。多数是即兴的,你用眼睛一搭,你的修改思路立马就来了。这部书,我自认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它能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的作文教学指出一条明路。既有批改说明(修改意见),又有自身创作。我很“得意”于自己的这种颠覆教学模式的做法,以后也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做下去。

我在这本书的封底做了个内容简介:一部介于儿童写作和诗歌理论之间的书籍——儿童诗教——赫然摆在我们面前。它既有理论的参透,又有写作上的精心指导。这个切入点可行的,也很有必要。这种面批面改式的儿童诗创作手法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今后小学作文教学的道路。此书从体例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作者对68首儿童诗原作进行剖析,并给以各类修辞手法上的技巧修正意见;二是作者父女俩对儿童诗作品的经年积累,组成了一幅儿童嬉戏的长卷,字里行间流露出儿童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性格。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小学生课堂作文教学以及儿童诗相继进入课堂的模式探索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它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使得师生想象力的发挥达到“互惠互利”,而且在全国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今天,它的实践

性尤显突出。

修改儿童诗,等于给孩子们的诗叫偏添彩。这里同样有一个“解构”与“建构”问题。小学员姜欣写过一首《夜间的月亮》,就题目本身而言就是一个错误:月亮本就是夜间的,二者所表物象相同,遂改为《弯弯的月亮》。以下是我的《修改说明》全文:首先从题目入手,月亮一般都可以说成黑夜的物件,所以“夜间”一词显得有些累赘,不如改成“弯弯的月亮”意境更深远一些。第一行的“一轮月挂在天上”交代的是一个意境,突出晚景特色,以下有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物的出现,并通过他们的口和心对月亮做一个比喻,因为是弯月,所以有“摇篮”、“船”、“镰刀”的比喻词,爸爸、妈妈终究是大人,他们的比喻应该是切合他们自身实际的,而作为本诗中的“我的比喻应该作为诗眼”,要特别突出月亮的一种神圣,一种崇高。用“刀”收割了“满天的星星”,这种意境要比起作者原作中的“月亮有很多形状,我只有一种形状”深远得多。

金培瑞

河北省作协会员,在全国近百家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书法、篆刻及论文100多万字。出版诗集、文史、教育等各类著作10余部,主编图书8部。